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經部四

周禮訂義　　禮類一周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周禮訂義八十卷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書省准勅訪求書籍牒温州宣取是編知温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于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勅旨

均録載卷首葢猶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于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于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談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跋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採舊説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彦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録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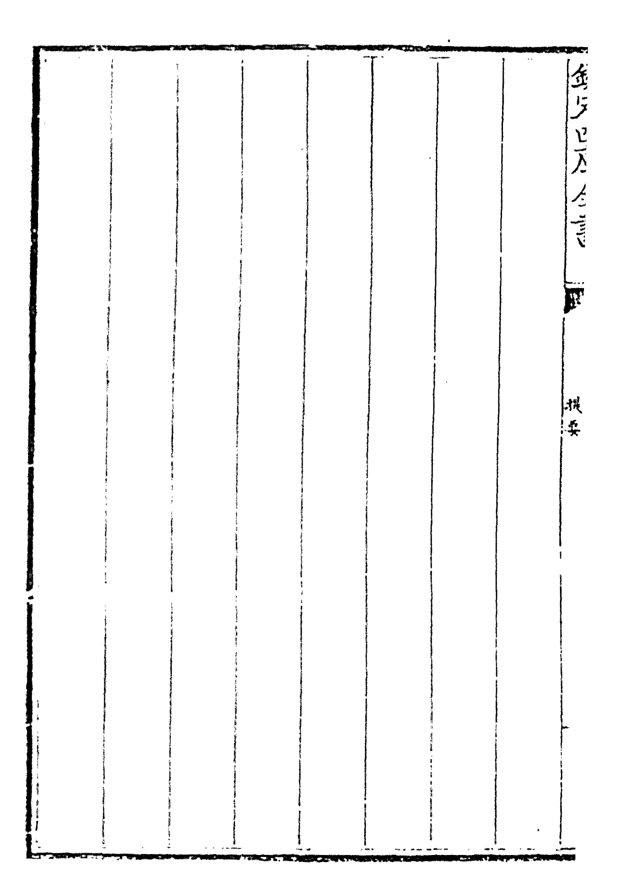
搜採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
德秀序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
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
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
本于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為本典制為末故
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
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廷椿
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為紕誤然廷椿

淆亂五官臆爲黜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間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刱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

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别為一書或附此書内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為最善固無庸深考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汝騰

右臣汝騰曩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彚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録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于世與之以

山澤臞儒乃能徧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殁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刋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

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淳祐二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汝騰奏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秘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

都司擬上

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秘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勑授賔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行在祕書省牒温州

勘會本省準尚書省劄子節文祕書省備奉聖旨臣僚奏乞劄令州縣守宰多方詢問寄居官及士庶之家撰述修纂未進之書備禮求之令所在州軍於係省錢内支撥收買紙札雇人印寫二本一樣如法裝背申發赴省收藏内一本用黄帛裝背衹備御前宣取右劄付本省照應施行當省今訪聞得温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點有周禮訂義真文忠公序有刊本請照已降聖

旨指揮事理疾速錢內印造或謄寫各二部裝背申

發前來祗備御前宣取須至公文牒請詳牒內備坐

聖旨指揮疾速印造或謄寫裝背申發勿請違滯謹

牒

淳祐二年六月　日牒

朝奉郎祕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盧壯父

奉　議　郎　祕　書　郎　兼　宗　學　博　士陳晉接

奉議郎祕書丞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焦炳炎

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曾宏迪

祕　書　監　闕

温州

近準祕書省牒訪聞本州樂清縣王與之字次點周禮訂義印寫各二本内一本用黄帛裝背祗備御前宣取事所準指揮本州繼即遵禀闗所屬印寫到樂清縣王與之周禮訂義計五十冊寫本三十冊用黄帛裝背作二匲今專差兵士潘阜賫發見到合具申聞者右謹具申祕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淳祐二年十一月日

承直郎温州軍事推官施洽狀

承直郎温州軍事判官周夢發

承務郎特添差通判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與薇

朝奉郎通判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賁夫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趙汝騰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

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瀍

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井田安

石之泉府直牾其一二以自葢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葢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㫖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説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

緼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

月甲戌建安真德秀書

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為序

諸家先訓詁次文義倣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錄諸家之說

諸家辨析字義敷演旨意可以補前說者做呂氏讀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錄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低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倣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錄至辨其不然及自出已見者以愚案為別

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

遂官之末

序周禮興廢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愚案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列其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為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示羣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鍔曰以洛誥攷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為四方新辟乃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蓋為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

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它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

愚案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巳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巳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

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春秋猶存

孟子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既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直以為無用於後世矣

夫去古遼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謫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

愚案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

賈氏曰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

以為非是惟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意録而奏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總羣書奏七略歆之錄在哀帝時馬融迺云成帝命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太中大夫鄭少贛興及子大司農仲師衆故議郎衛次仲宏侍中賈君景伯逵南郡太守馬季良融皆作周禮解詁二鄭同宗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

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辯之庻成此家世所訓也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玄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隂謀之書惟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以為訓注使周禮義得通焉

愚案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

論周禮綱目

程氏曰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張氏曰周禮惟太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蛇龍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事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不可徒行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朱氏曰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周禮必竟是出於一手謂周公親筆作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李景齊曰仲長統以為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多有春秋戰國間事不純乎唐虞夏商周之制故王制紀朝覲為文衆時事月令說太尉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官之純于周禮也

愚案已上見周禮與儀禮禮記不同

朱氏曰周禮好看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陳及之

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史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續者猶風雅頌通謂之周詩誓誥命通謂之周書也信之者以為周公作不信者以為劉歆作皆非也

論五官目録

陳君舉曰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録次知所屬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志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考但其時須知尊卑貴賤緊慢親疎不同謂如内宰一職乃士人為之至秦漢時便為大長秋有大長

秋猶存此職東漢以來豈復有此又如醫師食醫等職周官時士為之至本朝御藥院是和安大夫或承宣使宣徽使領之便見得緊慢尊卑貴賤之意須是以此考校古今識得徹底方可讀

愚案此說所以分目録於每官之首令學者易見

論天地四時官名

愚案成周所以取名天地四時者非必曰掌天

地四時之事上古雲龍鳥火之號固因天道以建官至唐虞推廣是意其職漸分故堯之官亦不止羲和四子舜之官亦非専掌天地四時陳止齋曰自顓頊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之官至堯分為四職上掌天時下兼人事以書之命辭考之知其猶在王朝預聞政事此天人之合也至成周此意漸分取羲和四職分配於六卿是以虛名加實職求其

名官之意皆號云耳

論公孤不列於六職

吕氏曰㮣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周禮一書惟三公不見何故自冡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默然無為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

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何嘗去空虛渺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主果識本原於此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天地則有形燮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卿之分於是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於孤言之而公之職不與者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

傾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踈尊之至也

論官職多寡

王昭禹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又增為三百六十先王建官或多或寡非矜異也稱事之繁簡帝者之世其事簡故百官足矣王者之世其事繁故夏商倍之周禮樂官備增而為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繁而不舉官之多寡亦各趨時而

已矣

陳及之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為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為準以少乘多皆以五百人為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

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三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名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呂氏曰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則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源可離非道也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則土訓誦

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
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
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
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
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
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
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
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内治一官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一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桓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為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

能逺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内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宰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内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八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

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禄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李景齊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為之無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美意

論六官次敘先後

陳君舉曰凡六官敘官之法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内外饔同主造食如此者皆是類聚故連類敘之二則次敘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為次第故宮正等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後

論六官所屬交互

陳君舉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

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纖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撢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

稍縣都鄙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

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禄府史胥徒之稍食畨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内司服至屨人凡王宫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大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禄勲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

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

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撙節而廢曠多矣

又曰古之體羣臣者何其均也大祭祀特一事耳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奉玉齍司馬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六卿聯事亡所次第居則六卿各掌其一不但司徒出則六軍各掌其一不但司馬至列職授任各司其局則相須而不相奪莫尊於

冢宰而朝覲會同必大宗伯為上相司徒居四民而軍旅田役之事使其屬受令於司馬若夫諸子固夏官之屬耳掌國子之倅雖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司寇涖誓書六官皆受其貳小司冦登民數雖冢宰制國用亦不過貳之而已蓋由上公至百執事其班爵有差而各宿其業其職掌有小大而各得行其志故其士脩達展布自盡以奉上而無詘於形勢約束之患官師相規不為讒慝倖

友相稱不為比黨上有違德朝有闕政亦皆敢於諫諍譏刺而無忌諱考之於詩祈父作於爪士大東作於譚大夫小弁作於太子之傅甚者傷讒之刺寺人孟子能之鑄無射之諫伶州鳩能之此無他上待之也均而下報禮重當時朝廷邦國之間所以遇下亦致禮敬今夫鄉飲酒與賓介獻酬矣雖主人必獻工祭既與卿大夫士餕矣雖君必畀煇庖翟閽故宣王中興吉甫有大功於南征而其

來歸飲御諸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中興功臣略見於二雅張仲不知為何官未有著名於世而吉甫凱還之卒章歸功於仲若曰微斯人無以及此者嗚呼感矣

又曰師保内朝之官非直地官之屬司士治朝之官非直夏官之屬朝士外朝之官非直秋官之屬而分隷於三卿者何也立政三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事凡莅事者也牧凡長民者也準凡法令

者也注疏以準但為獄官非是中外之官畧具是矣而三宅之設惟準人常重於他官非號令之所出則憲章之所存人主威福於是行焉而宅事宅牧之所受約束承風旨者故王事鞅掌嘗病於出入風議之臣陵三軍者懼朝廷之議居勢使然先王知其患將至於偏重而官失其守於是位至準人布之三朝而不專嚮於一官本夫司會以法裁定邦計者也則隸天官太史以典法則計羣吏內外史書王命

者也則隷春官至於師保職在内朝若漢諫大夫則地官領之司士職在治朝若漢殿中御史則夏官領之朝士職在外朝若漢司隷校尉則秋官領之且冢宰莅百官則五官皆司存也其屬或為史得以辭令道上指意以賞懲其下或為師保得以道德勸迪其上且正救其遺闕或為司士莅羣臣之朝見或為朝士莅諸侯之會同是故號令所出憲章所存五官皆與聞之無偏而不舉之處故三

朝適平而百官正先王之意非徒以是互相伺察迭為長伯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故也嘗觀於經周之大事同名六卿師氏與焉立政卒篇獨告太史詩人刺皇父亦曰聚子內史橋維師氏小司冦敘制國用以內史司會冢宰並稱文王世子記外朝之政曰司士為之凡此皆以準人故特言之假如六官專嚮一卿則宅事宅牧將為冗曹而體羣臣之道虧矣他如職方氏以下宜不隷司馬行

人以下宜不隸司寇亦錯置二卿之間大抵類此自此道不復見凡主意所嚮小臣百司遂擅朝政若秦専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且有所謂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獨在禁中而公卿不與至於漢有百官以下事大將軍家奴視丞相蔑如者甚矣後世之不師古也

周禮訂義序目

宋 王與之 撰

編類姓氏世次

漢

杜氏子春見本經注令作杜氏

鄭氏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令作鄭氏

鄭氏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令作鄭司農

鄭氏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令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彦見本經疏令作賈氏

崔氏 靈恩聞有數說今作崔氏

國朝

劉氏 敞字原父立說見七經小傳今作劉氏

臨川王氏 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南康劉氏 恕字道原聞有數說今作劉氏

明道程氏 灝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伊川程氏 頤字正叔聞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橫渠張氏 載字子厚秦人有數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龜山楊氏 時字中立惟辨王荆公數十處及語錄有數說今作楊氏

王氏 昭禹字光遠有詳解用荆公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陸氏 佃字農師採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南城李氏 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禮圖說 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縣用三禮圖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今作圖說曰

禮庫 未詳誰氏今作禮庫曰

建寧胡氏 安國字康侯間有數說今作胡康侯

五峯胡氏宏採之語錄并集中今作胡氏

陳氏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劉氏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今作劉執中

方氏慤採之禮記解中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祖荆公昭禹所說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全解淳熙十年經進今作鄭鍔

四明史氏浩字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建安朱氏熹字元晦見集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士人傳其集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糅疑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有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迎間有數說今作劉迎

王氏未詳誰氏建陽作王狀元詳說刊行今作王氏詳說

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間有辨疑今作楊謹仲

永嘉陳氏汲字及之間有辨疑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 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今作黃氏

永嘉鄭氏 伯謙字節卿有太平經國書刊行今作鄭節卿

括蒼項氏 安世字平甫聞有數說今作項氏

莆陽李氏 叔寶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今作李景齊

龍泉葉氏 適字正則有數說見習學記言今作葉氏

長沙易氏 祓字彥祥有周禮總義皆非廣諸家說今作易氏

金華薛氏 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今作薛平仲

天台陳氏 用之有考工解今作陳用之

鄭氏敬仲問有數說今作鄭敬仲

廬陵周氏必大字子充有講義數條今作周氏

永嘉曹氏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稾人講義今作曹氏

永嘉林氏椅字奇卿有周禮綱目於開禧間曾進

金華趙氏溥字蘭江有蘭江考工記觧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汪字薀之集傳中間有數說今作陳薀之

永嘉李氏嘉會字子華有小集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之宏字偉夫有小集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一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為氏若鄭興說在鄭衆鄭玄之前故言鄭興為氏之類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為氏若賈逵姓止有賈公彥故曰賈氏之類以官名者別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若鄭衆以司農言前以別鄭興之言氏後以別鄭康成言其字鄭鍔言其名之類以字言者別前同姓之已稱氏若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以名言者不詳其字若陳祥道言其名之類或其名最著若王昭禹不言其字而言其名之類以號名者共聞其號若程

伊川之類以書名者但見其書若圖說之類其餘散於他書者得一二說著其姓氏而已若毛彦清之類

周禮訂義卷一

宋 王與之 撰

天官冢宰

愚案天於萬物無所不覆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以冢宰而屬之天官俾師百官以亮天工歟

賈氏曰冢大也○王氏曰爾雅曰山頂曰冢冢於地特高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

賈氏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曰宰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王氏曰宰以制割調和為事供刀匕者亦謂之宰

惟王建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愚案先儒見周公作洛而不遷以為洛邑之作乃

朝會諸侯之地嘗攷自古帝王都邑黃帝都涿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堯都冀州舜都河内禹都平陽湯都亳多不得天地之中而轉徙無定所周自文王興于岐建都止在豐鎬道化之行僅及江漢汝墳之地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召卒相與營之將以建大中立皇極一民志而定大業也然營之而卒不遷意者宅洛之制度未成周公不幸而亡也何以見之周官之作周公方

整齊六典為宅洛計即繼之以周公在豐將沒魯世家亦以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主此議者周公也故垂死一念不忘在洛公死其規模不獲究矣不然自周至洛幾何里五服諸侯四時朝于天子者不絶當其朝也必見於祖廟射于射宫始之以享繼之以燕其禮甚詳且悉借使營洛為朝諸侯之地而成王自都宗周則周之君固將奔走之不暇矣

辨方正位

鄭康成曰辨别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宫廟

王氏曰既辨方矣於是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此謂之正位

體國經野

鄭康成曰體猶分也○李嘉會曰經野必有本以國為體則左右遠近之序得以次而達之如王朝處於中則九經之涂可以經緯於外王國處於中則九服之畿可以區別於遠經謂為之里數○項氏曰為之經界耳

黃氏曰體國以經理田野也王畿方千里周人合東西都為王畿地形不能正方短長相補以充足之設關於郊關以內為國自甸以往為野六官之首皆言此者六卿分主六鄉

鄭司農曰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王氏曰宮城門闈堂室之類高下廣狹之制凡在國者莫不有體此之謂體國井牧溝洫田萊之類遠近多寡之數凡在野者莫不有經此之謂經野

設官分職

王氏曰設官則官府之六屬分職則官府之六職○劉執中曰設官謂設六官以代天地四時之工分職謂分三百六十職以司三百六旬之事○王昭禹曰官言其所司之人職言其所掌之事

以為民極

愚案先儒或以極為中或以極為至要知惟中而後能極而極者中之至也猶天之極衆星拱焉猶屋之極衆材萃焉極處未嘗不中所謂中者莫能加毫末於此也王者宅中建國四方輻湊至斯為極必辨方以為廟社朝市之正體國以為鄉遂田野之經官由是而設職由是而分內外相維小大相濟治教禮政刑事靡不畢舉何往非爾民之極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經以建國為極也書

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又見聖人為斯道之極也

以皇極之道立民極之制其惟成周乎

總論

鄭節卿曰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為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初無精粗本末之間有如王之立朝后之立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為辨方

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五軌宫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焉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焉人知其為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一人一鄉則卿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為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為教之大者固在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

俾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而尺寸不敢踰所以習民於尊甲等殺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為民極哉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鄭節卿曰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始有一事之闕乎天者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所以寵而

尊之也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至其責大臣也深

鄭鍔曰治典所治不一非僚屬其孰助之然亦在為之長者有以帥之孔子曰子帥以正使帥其屬欲其躬帥之也

鄭康成曰掌主也○鄭司農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

也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禮庫曰五官云教禮政刑事只是一事惟冢宰無所不理故謂之治

以佐王均邦國

鄭康成曰佐助也○吕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在商謂之阿衡平之之謂也○禮庫曰天下譬如物冢宰譬如持衡令輕重得其平故曰均○王昭禹曰均平之至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不過欲均平天下之不平者爾四海之内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商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

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
綱
林氏曰均邦國者舉近以明遠均四海者舉遠以明
近
項氏曰小宰之均財政典之均萬民均人之均地政
土均之平土地之政無非均也其所均者小此皆下
之所得專也
治官之屬

賈氏曰此一句總與下六十官為目也

大宰（音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愚案王者之官公卿大夫士而已自王室衰諸侯僭其後列國之大夫皆僭稱卿故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或者因周官目錄以中大夫為小宰不見上大夫遂以卿為上大夫乃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之說不知王制非

周之制或者謂戰國之人為之又引晏嬰之言為證不知晏嬰言惟卿為大夫謂今之大夫古之士也惟今之卿斯為大夫耳此語甚明注家慮與傅牾乃謂其遜辭以答家老此豈平仲之旨若以卿為大夫則是抑六卿而為上大夫以實上大夫卿之言耳蓋卿自是卿大夫自是大夫豈可以目録無上大夫而指卿即是上大夫呂東萊謂周禮書卿了便無上大夫只書中大夫下大夫至春秋如

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得制度壞處

林氏曰冢宰三公之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冢宰官也其爵則卿其官則三公有以兼之故周公以大師位冢宰名公以大保位冢宰○胡氏曰春秋書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無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愚案大宰既以宰名官小宰宰夫亦以宰名者蓋

皆主調和之義但大宰總其大綱小宰貳之宰夫攷之皆推行大宰之治均名以宰何嫌況有曰大曰小曰夫之別乎即小司徒小司馬以後參之可見

鄭康成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王昭禹曰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蓋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矣故黨正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下士獨言旅者則衆故也衆則卑惟上所令使從人而不自用故曰旅下士

賈氏曰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為王臣對下文

府史胥徒官長自除辟者非王臣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

○賈氏曰什長謂一胥十徒也周官之内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為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陳君舉曰徒即今驂從也

王昭禹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王氏詳說曰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

若夫御史則史多而又在府上者以所掌贊書之數多也角人羽人則有府而無史者以當職文書之數少也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以當職事少得徒足矣不假於胥也食醫瘍醫獸醫則府史胥徒並無者以當職事絶少自為之足矣曰奄曰奚云者以宮中之事當用奄者與宮女耳此酒人漿人籩人醢人之類所以曰奄曰奚而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閽於其閽者此也曰賈人者以其出納之吝當有主市買而知

物價者此庖人太府玉府職幣之類各有賈人而載師亦有所謂賈田者此也

陳君舉曰王金陵論府史胥徒謂成周用人流品不分非也古人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之子弟皆養於學宮以備宿衛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侯國凡占民數而為民者亦攷察於鄉里以擇其天民之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為士黨不由此者終不得以通籍於仕版故以天子之子猶不得仕者記所

謂無生而貴者也至於上之不可以為士下之不止於為農則任以府史之職司士所謂以久奠食者此也頭須守藏猶見於春秋之世蓋不比胥徒之流更迭為之而均謂之庶人在官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胡氏曰太宰所掌而特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鄭鍔曰虞史載堯舜大道之常名其書曰典典言常道也蓋聖人以道制法行於聖人之身則為道

著於天下之治則為法道載於書傳萬世而不刋法出於道通萬世而可行名曰典如此而已〇王昭禹曰六典則治教禮政刑事之書也六官雖分職掌六典大宰則合六典之書而建之葢治之於教禮刑政事猶道之於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皆不離乎道則教禮刑政事皆不離乎治也

以佐王治邦國

愚案大宰雖兼六典然其官則治官職則治職故

其佐王者特治邦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王昭禹曰揚子曰大作綱小作紀蓋紀者綱之目而係乎綱者也

楊氏曰諸侯之治邦國有節制焉故治典須其大經而已庶務得以自治也

禮庫曰治典則言無所不治也其他如邦國官府百官萬民曰安教擾曰和統諧曰平正均曰詰刑糾曰

富任生亦各就其所掌事上説若是大宰則曰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經是經理之治是平治之紀是紀綱之固與諸鄉不同矣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而小反）萬民

王昭禹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鄭鍔曰官府教之所自出不知設教之意安能教人故言教官府

鄭康成曰擾猶馴也〇愚案擾若擾龍之擾〇呂氏曰所謂教者非是約束之得成優游沾漬馴擾涵養使之自入於善非是驅迫人物事擾之一字乃是司徒之大綱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撫摩而入之之謂也畜養而寬之之謂也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戶皆反萬民

呂氏曰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然有經處便是和若非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曰和

黃氏曰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〇賈氏曰天官云治官府地官云教

官府夏官云正百官秋官云刑百官皆作本職言之至春官不可云禮百官禮所以統敘萬事故曰統百官也

王昭禹曰書於八音言克諧於神人言以和蓋八音清濁小大其音不同當合而和之故言諧則諧詳於和可知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王昭禹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鄭鍔曰諸侯之不平者或敢憑弱而犯寡或敢暴内而陵外或敢犯令

而陵政或敢負固而不服政典有九伐之法則正之侵之削之杜之墠之斯有以平之也平如平土地然使無高下之殊

王昭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鄭鍔曰治民無政則役使不均矣賦斂不均矣近者或重而遠者或輕矣富者或免而貧者或困矣政典有九法施貢分職以任之簡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

則以安之斯有以均之也均如均財然使無多寡之偏

五曰刑典以詰起一反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鄭康成曰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昭禹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則詰者加以威讓而已則詰於刑為略○鄭鍔曰諸侯有命位之尊有民社之重苟侯其過惡已彰而加之以刑則至於大刑用兵可也故刑之所用不同乎萬民知其有過惡之萌而先有以詰責之詰其所以然杜之於其始也

鄭鍔曰百官行人之法法之所行當自貴者始官不畏刑則舞文弄法矣故曰刑百官

王昭禹曰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則糾於刑為詳愚案糾者察之之詳也聖人慮民不循乎理而麗乎法故刑之所設別為條目每事而加察之俾民入孝出悌内睦外婣謹行信言敬事敏功動由乎禮法之中無微兆細過抵冒乎刑若此刑典糾民之意也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愚案事典乃司空之職書言司空居四民時地利所謂事者非止如今考工記之補亡止言百工之

事也民各有職職各有事民以其職而治其事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邦國之富實基於此如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馴致國家殷富之福後世急於富國而不知民事若季氏之富於周公其得罪於周典深矣

王昭禹曰因其力之所勝而任之以事故曰任百官

鄭康成曰生猶養也　鄭鍔曰萬民不能以自生上之人教使為農工商賈以為衣食之資然後得以仰

事㑹育而免於淆亂之殍此其所以生之歟

總論六典

賈氏曰治典教典曰官府禮典以下曰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六官之屬六十而得稱百官者舉全數也○黄氏曰冢宰司徒二府對立與四卿不同周公為冢宰召公為司徒相成王為左右蓋左右相也周人常使二官分陝而治事任甚重治典教典稱官府禮典而下稱百官冢宰之治司徒之教於官府無所不行也禮政刑事百官有其職則承之○鄭節卿曰府之為言百官之所聚萬化之所關也故大宰司徒獨曰官府

呂氏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要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皆在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制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藴矣司徒自唐虞時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乃是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敷布之天下之常道惟此五者此古

令之達教不可易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
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下之事有治
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以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
亦已盡矣其間或有敗常干紀不循禮法者大則職
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
欲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
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
嘗少一件得莊老乃謂德衰然後有刑緣其不識天

地陰陽之化所以如此說司空一官居終何故蓋有
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居得其養若無前五事民
雖有棟宇無緣得居雖有穀粟無緣得食夫三公三
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有所治者也欲萬事
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
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
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著
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師

兵事興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民之遷善遠罪然後可永奠其居故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體上下相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則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合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家

宰之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以八灋古法字治官府

鄭鍔曰官府者治之所由出故治官府者不可無法法不行於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周家於此別立八法誠以致治必自此始故也有官必有府官則其所命之名也府則官之所居也此句即注疏人衆而事叢非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本數末度各得其理大綱小紀不紊其條何能致治哉此其別所以有八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鄭司農曰官屬謂六官其屬六十小宰曰以六屬舉邦治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鄭司農曰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曰以六職辨邦治

王昭禹曰官有職則事各有司存故曰辨辨者因其列職而分之也

三曰官聯音連以會官治

鄭司農曰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聯謂聯事通職相佐助小宰曰以六聯合邦治○鄭鍔曰事之煩者如祭祀賔客田役斂弛之類非一職所獨任官各有聯則總衆異以為同治不患其難會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王氏詳說曰官屬則小宰所謂六屬矣官職則小宰所謂六職矣官聯則小宰所謂六聯矣官成則小宰所謂八成矣官法者其小宰之所謂以法掌祭祀朝

覲會同賓客之戒具乎官刑者其小宰之所謂令于百官府曰不聽王命國有常刑乎官計者其小宰之所謂六計弊羣吏之治乎惟官常之名不見於小宰而見於宰夫宰夫八職曰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則是官常者數之謂也如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矣其他常數皆此類也大宰正也故官府之八法皆治之小宰為貳宰夫為攷分治大宰之事也

劉迎曰書言常伯常任而繼之以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蓋此之官常也常伯官之長常任官之任事者皆有常職如三百六十官之職不可以數計也夫有常職以事於上乃可以聽官治故列之官職官聯之後而治始可聽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鄭司農曰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曰以八成經邦治○王昭禹曰始終無虧之謂成言成則事之終始皆一定而不可虧矣蓋比居簡稽版圖傳別之類具事皆有一定之成體聽萬民之治則以此經之而已故曰以經邦治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

鄭司農曰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王昭禹曰既曰以八法治官府又曰官法以正邦治者蓋八法者治官府之大法官法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若大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於官故曰官法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之冒無離局之姦治由此而各正於一矣

故曰以正邦治〈〇〉鄭鍔曰有大宰之八法有一官之官法宰夫之職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乃大宰之八法也又云司掌官法以治目乃一官之定法也名曰法則同所以為法則小大不同也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鄭康成曰官刑謂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〇〉王昭禹曰所以治天下者謂之邦刑所以治官府者謂之官刑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又曰鞭作官刑是以古之在官者必有鞭刑以儆之然古者刑不上大夫則官刑之所施者自士而下故也

八曰官計以弊（必世反）邦治

鄭康成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弊斷羣吏之治也○王昭禹曰弊有審斷之意司寇曰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萬民之獄訟以邦法弊之則弊詳於斷矣

總論

王氏曰官常官聯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言官治以別之餘則雖各致一官之治六官相

待而成故言邦治以包之

李景齊曰周人責吏治之法既有官屬以舉之復有官職以辨之既有官聯以會之復有官常以聽之既有官成以經之復有官法以正之其詳至此自無不舉之職矣尤必有官刑以糾之有官計以弊之者然後知古人任職雖以其才待吏雖以其誠而所以震厲考察之意尤不敢廢於馭吏之日亦足以見先王設官以為民者如是其拳拳也唐虞考績成湯制官

刑即此意

以八則治都鄙

鄭康成曰則亦法也（）陳君舉曰典法則皆是一事恐文籍多難辨異其名耳欲辨其為邦國都鄙官府文字（）鄭鍔曰都鄙地不出王畿之外非如邦國諸侯得以自治其國故王朝立為設施之則使之事事取則於此焉則如書所謂有典有則之則法如令之律令則如令之格式

鄭鍔曰以其有先君之廟故曰都　鄭康成曰都之所居曰鄙王氏曰書曰建邦設都春秋曰齊人伐我西鄙都鄙者以其自邑都鄙則謂之都

以其在王國之鄙則謂之鄙

鄭康成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賈氏曰謂三等采地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陳氏曰先王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而居畿内焉其外有封疆溝木之固其内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

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易氏曰秋官設都則之職專掌此八則之法然謂之都則而不言家則何也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以上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卿以六命為小都公以八命為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為主故總而言

之曰治都鄙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鄭康成曰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也○王氏曰凡造都鄙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八則首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以馭其神則其神之所享惟祭祀之從也若夫典祀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昏傷民非所以馭其神也○林氏曰所謂旱乾水溢變置社稷是也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鄭康成曰法則其官之制度〇賈氏曰謂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〇王氏詳說曰尤氏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則都鄙亦自有官吏矣〇八則為都鄙之大則法則者特馭其官之則耳不曰則而曰法則者蓋對言法則法為詳則為略連言法則法亦則則則亦法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鄭康成曰廢猶退也退不能者舉賢而置之〇王氏曰以廢

置馭其吏則吏之所治惟廢置之從也若夫治不時考政不歲會勤不保置怠不患廢非所以馭其吏也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鄭康成曰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楊氏曰自鄉論秀士而升之於司徒自司徒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於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未嘗有祿位也司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黃氏曰自一命以

上皆命於天子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林氏曰上斂下謂之賦下奉上謂之貢而都鄙之用亦頼此以給故曰貢賦以馭其用○易氏曰賦貢者謂都鄙以其田賦之什一者取於民而又以稍縣都之十二者輸於王然後為之制其用度豐殺之數故曰馭其用○王氏曰賦貢以馭其用則上之所用惟賦貢之從若夫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奢或僭上儉或廢禮非所以馭其用也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鄭康成曰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黃氏曰土均所以設職也雖從其俗要必以禮為準而權其輕重○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鄭鍔曰刑以馭威而賞亦以馭威者蓋能生能殺則權之所歸人畏其威矣○王氏曰獨刑而無賞則人有怨心豈能使民聽服而畏哉刑賞以馭其威則民之所畏惟刑賞之從若夫刑以幸免賞以苟得慢公死黨畏衆侮上非所以馭其

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王昭禹曰簡之有禮則能者為之使而足以制變任之有義則有力者為之用而可以舉事

王氏詳說曰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賈氏謂田役馭其衆則是卿大夫得田獵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産不許失之矣都鄙雖為公卿大夫采地非内諸侯乎賈氏引諸

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證曾不謂天子之大夫四命自可以出封乎當以天子之大夫得田役諸侯之大夫不得田役為正

總論

禮庫曰馭如馭馬之馭凡馬之疾徐行止使之齊一皆惟馭者之聽揚子云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奮所御而已且如鬼神本無聲無形然亦可馭只祭所當祭

合於理便馭得如後世淫祀僥福先自失了如何馭得鬼神便見出來興起妖怪此理甚明又如荒於遊畋非時役民如何馭得衆舉此便見事事做得當盡合於理所以謂之馭此便是為民極○林椅曰都鄙乃王朝大夫王子弟之所食其禮政刑事皆聽於王朝故八則皆曰馭馭者進退自我邦國則封疆之内皆得自治

黄氏曰都鄙略似邦國而事神治民一皆受命於天子故謂之馭春秋傳曰外諸侯世也内諸侯禄也將有進退故八則皆自上馭之春秋祭以伯見後曰祭

公單以伯見後曰單子此其進退之可見

總論典法則

孫氏曰六典未嘗不具八法所謂八則者亦不出六典之外猶朝覲宗遇均爲賓主之禮禴祠烝嘗均爲奉先之祀三書之中惟六典爲備大宰大史相與建之司書藏其書之正小宰司會存其書之副大宰掌邦治總六官而治之建是書可也大史奚爲同建焉蓋是書之立天地待以彌綸人物資之運量統緒相

承非一日之故損益相權非一人之力大史典籍所司則前後稽驗必有可以廣見聞助諫議者非斯人誰與建之小宰司會不過各揚厥職以維持保守是書而已於建立之始無預

周禮訂義卷一